

千年古渡觅乡愁

谢志

出石鼓圩沿着引鉴河一路向西南行走,穿过黄坡再去五六里,就到了结菜古渡。人们习惯都叫它“结菜渡”。

结菜渡坐落在故乡的鉴江边上,因渡口紧靠结菜村而得名。据说,从有结菜村开始,就有人在这里撑渡。那条满载乡愁的古渡,有人说在江面上漂了几百年,也有人说漂了上千年,总之是岁数不少了。

结菜渡渊源悠长,它是高凉古驿道的重要渡口。古驿道从高城出来,过南桥,沿江而下,经乌泥铺、石鼓铺、黄坡猪脚碌古石桥、甘竹铺、那射铺等,一直往西南通梅菴、合浦,远至廉琼,当年是解放大军南下的主要通道。

悠悠鉴水托起的千年古渡,穿越秦时明月,汉时秋雨,见过太多到达渡口的贬谪官员,骑着瘦马,踏着悲怆悠远的意境,从这里走向天涯海角。当年南贬儋州的东坡居士,啖过高州贡荔三百颗,吟咏着“芒鞋不踏名利场,一叶轻舟寄渺茫”的诗句,步履蹒跚地来到渡口饮马洗尘,感叹比自己早七十多年,就从这里走向雷州的寇准和自己的命运一样,在朝做事都是建议太多。

古渡无言,往事越千年,那些遥远的记忆,随风放送,播种出一堤红红绿绿的小花,迎风摇曳。堤边尖尖的芒草,阔叶垂绿,白絮纷飞,飘落江面,随波逐流到很远的地方去。古渡的江面不是很宽,有两三百米,汛期时,江面会宽许多。辽阔的石鼓平原,一直延伸到的黄坡林木山村的江岸,过了结菜渡,那边就是群山起伏的镇江山区了。因为山峦起伏,树茂林森,柴草丰富,以前结菜、谭禄及下垌一带,垒土窑,烧缸瓦(粗瓷)的也多。

一江鉴水,阻隔了石鼓和镇江乃至高州、化州以及茂名两岸数十万群众的出行,好在祖先在这里安排了一条古渡,才让隔江相望的百

姓得以往来探访、赶圩、生意货运、上学放学……谁家的大细老嫩要出门了,都离不开这条古渡,它是乡村百姓进进出出的生存通道。那渡船在江面上的每一趟来回,都为两岸亲人的团聚带去福音,它连结着一代又一代山里人的忧怨喜乐和漫长的等待。每当走近它,牵动着那根沉重的纤绳,抚摸着那弯弯的船栏,我激动的心房就无法平静,总会感受到古渡的平凡和它默默地造福百姓的慷慨与伟大,它渡给人们的不单是方便,更多的是平安、希望与幸福。

在结菜渡下游不远的车田村,还有一条大王湾古渡。这里江面宽阔,风景优雅而独特,可惜古渡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两岸乡亲,停航了。怀着对大王湾古渡的无限眷恋,不久前,我又回到那里,看见乘客上落的弯弯水泥路还静静地绕在斜坡上,那条牵连过渡船的缆绳,只剩半截,还挂在江岸的水泥柱上,对着江水,飘飘摇摇,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。昔日的渡船,如今不知泊在了何处。岸畔松软的沙地,有一对老农夫妻在悠然地挖着何首乌,跟我讲起渡口的故事。远处的那射岭,高矗入云,寂静无声……

少小离乡,许多东西都淡忘了,但结菜古渡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。千回百转的鉴江水流到石鼓黄坡,江面变得宽阔了,脾性也变得温顺平静,柔情万千;对岸结菜岭一带,青山翠竹倒影江中,绰约动人,远远望去,恍似漓江风景,落入结菜,难怪有人称这段鉴江为“小漓江”。于此的渡口,古朴盎然,如桃源般闲适,牛儿在江岸觅食青草,渔人撑着竹排在江中放网打鱼。在这诗情画意的山水间,孕育出许多美丽动人的歌谣。小时候过渡,听阿婆(奶奶)吟唱过,现在还依稀记得几句:

结菜撑渡过黄坡,送件长衫影阿哥;
哥你放排去梅菜,妹我记你在

心窝。

古驿道登船的埗头原来是一片大沙滩,在上游200多米的地方,那时过渡,我跟着阿婆还行过那片美丽松软的大沙滩。现在大沙滩没有了,水流也改变了方向。听打鱼的乡亲说,如今江底都变成了淤泥,靠沙滩生存的蚬蚌也几乎绝迹了,要恢复原生的沙滩,至少也要几百年。

以前的渡船是带篷的木船,是用竹篙顶着肩膀撑船的,也叫“撑渡”。现在先进了许多,木船换成了铁皮机动船,马达一响,几分钟就到了对岸,省力、快速、载重;渡口两岸都铺上了硬底斜坡,一直延伸到水边,人车上落也方便多了。尽管是先进了,但每次去到渡口,还会忆起那“撑渡”的岁月,或许,这就是割舍不了的乡愁吧。

每逢清明,拜山的人多,渡口繁忙,这是最考验安全的时候。船靠岸了,人们开始蠢蠢欲动,马达声、吆喝声、浪涛声响起一片。尽管火急火燎,还是要按规矩办,即是先落后上,否则就乱套,一不小心,还会挤人落水。只见跳板刚搭好,那一辆辆喷着黑烟白烟的摩托车,就像箭离了弦,跃出船头,跟着再加一手油就飙到了江堤上,仅几分钟就落齐客了,我想,打仗大概就是這個速度吧。

当然,上客的速度就要慢许多,因为要摆弄那些的车辆。船工老张就是天生的好脾气,无论耽误多少时间,他总是笑眯眯的:“慢慢来,慢慢来,车放中间,人站两边,要保持平衡,要注意安全呀”。这时候,大家的命都交给老张了,没有谁不听指挥的。近年,清明前后,都有水运监管部门的人在渡口执勤把守,让乘客排队上船,够数了就截住:对不起,等下一渡。

船工叫张文天,我至少也有十几年没搭他的渡了,那天过江搭渡,他居然还认出我,他说,你老舅是谢某某;我笑说,老张,你的名字跟我党一个总书记的名字同



结菜古渡口

音。不要小看老张文化低,他却知道我党有个张闻天。他憨厚的说,张闻天是新闻的“闻”,我是文化的“文”,不同的。老张今年54岁,皮肤黝黑,身材瘦削,背有点驼,他晴天戴一顶平顶阔边的小竹帽遮阳,落雨天穿一件不易被江风掀起的帆布雨衣;晚上,那盏老式马灯,摇晃在船尾的横杆上,朦胧的亮光,让鉴水拉得很长很长。他对着静静流淌的江水,抽几口水烟,听一段粤曲,悠然自乐,优哉游哉。

老张说,村里好多人都在这撑过渡,他的父亲也撑过,他说他十岁时就上船帮过父亲撑渡,后来渡口标包了,父亲去了深圳打工,

前任船工是他的弟。如今,老张在这江面上风来雨往也漂了26年,每天起早摸黑,寂寂无闻,看见了百里江堤崛起,两岸告别了水浸的日子;看见了堤岸上的烂泥路变成了水泥路,通到各条村庄;看见了两岸乡村的泥砖屋变成了一栋栋小别墅,村民由穷变富;看见了木船变成水泥船又进化到机动船;看见了太多的过渡人,从小变大又变老,还看见太多的打工男女,走出大山,春去秋回,收获喜悦与辛酸……

在这里来往过渡的人,都是乡里乡亲,江湖救急也是常有的事。碰到要紧急过渡的,即使是晚上休息了,老张也是二话没说,会立刻

赶到渡口开船,送乡亲过江去。早年过渡,只收两分钱,后来收几角钱,现在是人车收两元钱,碰上有困难或没带钱的乡亲,也就免费相送了。他最高兴就是风调雨顺,每天平平安安地把乡亲们送到对岸,又从对岸接回来,赚钱多少已无所谓,每天能看见自己的船,能用江水抹抹老脸,能听到柴油机“突突”的响声,就心满意足了。

千年古渡,满载乡愁,它给了我许多美好的回忆与期盼,每次走近它,总会清晰地感受到它的亲切。几回梦里依稀,结菜古渡已化作一道金色的彩虹,将千年闭塞的山乡与外面精彩的世界连接了起来。



难忘的“要准备打仗”那个年代

陈桂豪



广东省军区首长到茂油机修厂检查民兵工作。

到能工能武能打仗,是大后方的战斗力,1974年6月,广东省军区来我市检查民兵工作时,到茂油公司观看了民兵军事表演和实弹射击,召开了座谈会,作了很好的评价,说茂油民兵是那个年代最可爱的人!七十年代,茂油民兵协作保卫部门,

护厂护矿巡逻,打击盗窃分子,做了很多工作。

五十多年过去了,我翻看那个年代的珍贵民兵老照片,每一张照片,记录着民兵的历史,每一张照片,书写着民兵的故事!

记忆中的代销店

杜观水

上世纪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,平时买东西都是去大队的代销店。代销店是一个大队方圆几里、几千人购物的唯一场所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代销店点缀着乡民素朴的生活。

记忆中家乡的代销店在学校的东面,与学校相距不到十米。两间瓦房,门口一棵大榕树。门外挂着一块斑驳的店牌。入店,一砖砌的柜台映入眼帘,水泥台面上排列着几个大玻璃瓶,里面装着糖果、饼干、橄榄等。靠墙的货架上摆着毛巾、牙刷、牙膏、袜子、手电筒、雨鞋,还有铅笔、圆珠笔、大中小方格等学习用品。每逢过年,货架上还摆有儿童玩的踏炮。柜台右侧则摆放着散装糖波酒、酱油。那时代销店买的都是散装的酒和酱油,顾客拎一只空瓶过来,不用称,用量筒量,量筒是用竹筒做的,有一两、二两、半斤的,用起来很方便。左侧有一个又大又深的水泥池子,里面是粗盐,池子上方横一根粗木,木头上吊着一杆木制的秤,那是专门称盐的。进入门口的左侧摆放着一缸煤油和一捆烟丝,上世纪70年代前,我们家家户户点的还是煤油灯。内间则放满各类农生资料。

那时的孩子兜里难得有

零花钱,不像现在,下课铃一响,一大帮的学生一窝蜂跑到小卖部买零食吃。只是放学了,个别孩子顺带帮家里买上一两盒火柴或针线。店里的代销店员是个高高瘦瘦、五十上下的老头,叫海岗,待人和气,总是热情地招呼来去匆匆的顾客,算盘拨得啪啪作响。那时我爸是生产队长,跟海岗叔熟稔。我七八岁时,我爸曾带我到店里买东西,海岗叔认识我。每次我买烧酒或火水,他手持的竹筒量器总是舀得满满的,若是买盐或烟丝,秤杆的尾巴总是翘得高高的。

念小学时,我隔三差五要去店里兜兜,家离代销店有好几里路,学校与代销店相距咫尺,经常受家人或邻居之托购买商品,买几盒火柴,买一支牙膏或打几两烧酒,上学时“顺船带顺货”甚属理所当然。记得我低年级时胆子很小,一次,到代销店买东西,在我前面有好几个人,后来又陆陆续续来了不少人。当时乡下买东西不习惯排队,大家都自觉轮着买。轮到我了,我却不敢上前。等了好久,海岗叔突然记起我,他停了手中的活计,朝大家叫道:“各位先让一让,轮到某某儿子了,他等了

很久。”某某是我父亲的名字,大家纷纷让出一条道来,我才敢上前买东西。

小孩子都嘴馋,看到玻璃瓶里花花绿绿糖纸包裹着的糖果,也会掉口水,无奈家里贫穷,哪有钱买零食?只能望梅止渴。一天母亲照例给我一毛五分钱让我下课后去代销店打煤油。那时煤油是一角四分钱一斤,我跟母亲讨价还价,说是剩下的这一分钱我要买糖果吃。母亲初时不肯,我费了很大口舌才让母亲同意。当我下课拿出煤油瓶乐颠颠跑到代销店里打好煤油,付了一毛五分钱,叫海岗叔拿一分钱糖果时,海岗叔却说:“煤油涨价了,一斤煤油要一毛五分钱,没有钱买糖果了。”我望着玻璃瓶里眼花缭乱的零食,急得眼泪簌簌而下。海岗叔见我伤心哭了,便从玻璃瓶里拿来一粒糖递给我,说“别哭,送你一粒糖果。”我立刻反哭为笑,接过海岗叔递过来的糖果,拿起煤油瓶一颠一颠地往家里奔去。

如今,代销店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取而代之的是商场超市、网上购物。但我们从它们的存在和演进中,还是可以触摸到社会、时代、生活留给我们的曾经的温馨、蕴藉和启迪。

乡村阉鸡匠

刘广荣

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,乡下常有人来阉鸡。阉鸡匠不下五个。其中有个五十多岁的男子,颈上系一条长长的白毛巾,整天骑着辆破自行车喊“阉鸡嘞……”“阉鸡嘞……”,声音很逗,见人便笑。人们都叫他“大快活”。自从“大快活”进村之后,山村沸腾了。

自行车缓缓行驶,至果树掩映的院子,“大快活”把自行车往地上一放,用手摸了摸白毛巾干咳嗽两声后悠哉悠哉地唱起了粤剧,一会儿村里的老人凑热闹来了,有的老人还跟着

唱。“大快活”很得意,先用男声唱,后改用女声唱,博得阵阵掌声……

院子里一下子挤满了人,熙熙攘攘。人们一个个伸长脖子看“大快活”。这时候,“大快活”停了下来,尖声自我介绍:“我叫王老阉,阉鸡嘞阉鸡嘞……”“哈哈!”“哈哈!”小孩子一片哄笑。“大快活”露出了两排牙齿……

“大快活”南腔北调唱一通:小公鸡二斤了,不阉能长大吗?不能!小公鸡阉了可长七八斤,大的长至十几斤……小公鸡

不阉,太可惜!大家快快找我王老阉,保准给您帮大忙。我阉鸡手脚快,三下两下就搞定。再说阉鸡,不管白鸡还是黑鸡,我王老阉统统阉。哈哈,哈哈!阉鸡阉鸡,快的一分钟,慢的几分钟……

第一户阉鸡免费。近水楼台的李二婆左手抓住一只黑公鸡,右手拖着两只花公鸡喘着粗气赶来。“大快活”麻利地从裤头取下阉鸡工具,割刀、扩弓、钎匙、小挖勾、拉线一应俱全,先把它们放进清水里浸润,之后拿出自带的小马扎坐下,“大快

活”一手抓住李二婆递来的黑公鸡,把鸡头一拨,将它置于鸡翼下。他一脚压住黑公鸡的翅膀,另一脚踩住黑公鸡的双爪,随即伸手往黑公鸡腹下拨去些毛,马上用锋利的割刀划开一道口子,再拿扩弓将那割口张开,接着用一根长长的拉线,它一头连着钎匙,往张开的割口里扯割几下,最后用小挖勾把鸡子舀出来。舀完鸡子后,“大快活”就掰开黑公鸡的嘴放进几滴清水,黑公鸡便算阉好了。

邻居大嫂,赶得鸡飞狗跳圈了

十几只小公鸡,拿来让“大快活”阉。“大快活”唧唧唧几下拔毛,再一阵左右开弓就阉好啦,“大快活”把它们一一放进鸡笼里,他说不能让小公鸡淋雨,他要收邻居大嫂五块钱。邻居大嫂说:“三块五吧。”“不行,那我没赚呀!”邻居大嫂只好给他五块钱。

接着来了几个妇女,她们挑来小公鸡。“大快活”双手不停地摆弄,不一会儿,几十只小公鸡全阉好了。几个妇女挑着小公鸡,嘻嘻哈哈走了……

村里不少人拿小公鸡让“大快活”阉。

我家的小公鸡羽毛丰满,刚好适宜阉了。母亲往鸡笼里撒一把谷,在旁边咯咯咯地叫。小公鸡呼朋引伴纷纷从四面八方涌入鸡笼,待全部跑进鸡笼,母亲赶紧关上笼门。我和母亲把小公鸡抬给“大快活”阉,此时的小公鸡后悔莫及了。“大快活”眼明手快,把小公鸡一只只捉出阉了放进另一只鸡笼里……

小公鸡阉了,快长肉,那年我家公鸡十斤以上的就有七八只……